

哈萨克斯坦新文字研究

木拉迪力·木拉提

伊犁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新疆伊宁市，835000；

摘要：哈萨克斯坦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原苏联国家，同样也是上合组织的成员，目前哈萨克斯坦奉行“语言三位一体”（哈萨克语、俄语和英语）战略。历史上的哈萨克斯坦作为欧亚大陆桥的重要通道，使用过不同文明的不同字母体系，这些字母的设计与改进均未脱离哈萨克语的语言特点。哈萨克斯坦自2017年开始新文字改革以来经历了三次较大的改动，文中通过梳理哈萨克斯坦新文字的改革历程，采取历史对比，文中引入珍贵的苏俄时代哈萨克斯坦字母表资料，把握哈萨克语的基本发展脉络的不变与分析不同历史时期字母表的变化特点，针对最新版本的字母表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智慧的四点改进建议，并提出哈萨克斯坦新文字仍具有一定的优化提升空间的观点。

关键词：哈萨克斯坦；文字改革；元音和谐；字母表；哈萨克语

DOI：10.69979/3029-2700.24.6.022

1 引言

自2019年丁娜拉(Dinara Dyussenbek)撰写的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哈萨克斯坦的新语言政策研究》一文开始，学界陆续开始关注哈萨克斯坦文字改革的问题，2020年有黄禄伟撰写的四川外国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苏联解体后哈萨克斯坦的语言政策研究》，星星撰写的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哈萨克斯坦语言政策演变研究》。自2021年开始学界具体关注到哈萨克斯坦进行文字拉丁化的问题，年度学术成果有迪丽乌孜·居来提撰写的上海外国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哈语拉丁化改革和哈萨克斯坦民族国家双重构建》，江秋丽，刘正江发表在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的《哈萨克斯坦文字拉丁化改革述论》。2022年开始对之前的哈萨克斯坦文字改革进行了回顾和阶段性总结，有杨波，王天驹发表在的《哈萨克斯坦语言规划30年：成效与挑战》一文。但以上学术成果均未对哈萨克斯坦文字改革提出建议性质的字母表方案。

本文以哈萨克斯坦新文字改革落地实施对我国产生的影响及我国应当采取的对策为研究目的，采用历史比较的方法，呈现哈萨克斯坦和我国新疆哈萨克文字历史上采用的不同文字形式，透过不同文字表象把清哈萨克语的根本发展脉络，在哈萨克斯坦文字改革逐渐国际化的趋势中为中国的哈萨克语研究发声，提出具有中国特色智慧的建议。文中引入大量不同历史时期的珍贵字母表，采取文献研究的方法，通过对苏俄时代哈萨克语字母表文献的梳理和分析，了解和把握哈萨克语字母改革的基本思路。通过为哈萨克斯坦文字改革提出具有中

国特色智慧的建议，为继续加强“一带一路”合作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2 哈萨克斯坦语言文字概况

哈萨克斯坦是一个多语言国家，境内约有120余种语言。除哈萨克语外，哈萨克斯坦境内的语言使用人口在10万以上的有：维吾尔语、乌兹别克语、鞑靼语、德语、白俄罗斯语和乌克兰语等；语言使用人口超过5万的有：土耳其语、阿塞拜疆语、朝鲜语等，语言使用人口在1万以上的有：希腊语、东干语、印古什语、吉尔吉斯语、库尔德语、波兰语、塔吉克语、楚瓦什语、摩尔达维亚语等。^①

造成哈萨克斯坦语言众多的原因，首先是历史上的哈萨克斯坦地区在先后受到沙俄及后来的原苏联政府所管辖的不同历史时期，属于俄罗斯帝国管辖下的境内不同的民族群体的历史累积移民流入现今哈萨克斯坦地区所造成的。其次是作为游牧民族的哈萨克族具有的热情好客不排除的民族性也在漫长的移民史过程当中起到了吸引和促进移民的作用，向哈萨克斯坦地区移民的不同族群在相当程度上保存了各自移民群体的文化多样性。再者，哈萨克斯坦地广人稀，区域位置处于欧亚大陆桥的分界线附近，更是历史上不同民族团体的迁徙走廊，这也对充分吸收各族移民创造了有利条件。

哈萨克斯坦目前奉行“语言三位一体”战略(Тілдердің үш тұлғалылығы)，即全体公民应同时掌握哈萨克语、俄语和英语；而在哈萨克文拉丁化改革的问题上采取了谨慎渐进的策略^②。这一点也体现出哈萨克斯坦的语言战略选择，即接近于中立的语

言政策。首先是哈萨克语作为哈萨克斯坦主体民族的民族语言必须具有重要的地位，其次是俄语作为哈萨克斯坦历史上的主流官方语言以及现代哈萨克斯坦多民族国家族际交流语的地位得以确立其基础地位。俄语是哈萨克斯坦的官方语言，大多数哈萨克斯坦人都会讲俄语。从这一意义上讲，哈萨克斯坦可以说是一个双语国家。俄语通常使用在商业往来、政府活动和族际交流中，但目前哈萨克语正逐渐取代俄语在这些场合中的使用。持续连年的俄乌冲突更是一种警告，即作为与俄罗斯存在特殊历史文化关系的原苏联框架下的独联体国家是不能够为了“去俄化”而导致危害自身国家安全。而英语的选择则更加凸显出对于未来的考量，即在一定程度上的“去俄化”以及与国际接轨的拉丁化趋势，这一点同时体现在本文当中所讨论的哈萨克文字的拉丁化改革。因此，从哈萨克斯坦独立以来推行普及作为“国语”地

位的哈萨克语遇到挫折再到推行“语言三位一体”战略，推动哈萨克文字的拉丁化改革也反映出哈萨克斯坦从将哈萨克斯坦作为哈萨克人的国家，也即“哈萨克化”失败，再到哈萨克斯坦作为哈萨克斯坦人的国家，也即构造做为“国族”的“哈萨克斯坦人”身份的“哈萨克化”的历史进程在文字和语言战略上的反映。而推行“语言三位一体”战略也正好在面对国内民族主义诉求、继续维护国内民族团结、保持与俄罗斯传统关系、如何与国际接轨等问题之间找到了微妙的平衡。

哈萨克语是哈萨克斯坦的国语，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西匈语支克普恰克语组。在哈萨克斯坦，以哈萨克语为母语的人数占总人口的64.4%。哈萨克语为黏着语，与它相近的亲属语言有维吾尔语、柯尔克孜语、塔塔尔语等。①通过以下表格可以瞥见哈萨克语和其他亲属语言的相似程度。

汉译	哈萨克语	吉尔吉斯语	鞑靼语	乌兹别克语	维吾尔语	土库曼语	土耳其语	阿塞拜疆语	英语
在上面	üstinde	üstündö	östendä	ustida	üstidä	üstünde	üstünde	üstündä	above(preposition)
在高处	jogharıda	joghorudo	yugharıda	yuqorida	yuqirida	yoqarda	yukarıda	yuxarıda	above(adverb)
接受	qabılǵa	qabil al-	qabil it-	qabul qil-	qobul qil-	qabul et-	kabul et-	qäbul et-	accept(verb)
空气	awa	aba	hava	havo	hawa	xowa	hava	hava	air(noun)
年龄	jas	jash	yash	yosh	yash	yash	yash	yash	age(noun)
害怕	qorq-	qorq-	qurq-	qorq-	qorq-	ghorq-	kork-	qorx-	afraid(verb)
反对	qarsı	qarshi	qarshi	qarshi	qarshi	gharshi	karshi	qarshi	against(preposition)

表格内容来源于: Dictionary of the Turkic Languages[M]. Kurtuluş Öztopçu 等主编.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1999: 3-5

哈萨克语有9个元音、24个辅音，重音落在末尾音节。哈萨克语的基本语序是SOV(主语+宾语+谓语)，修饰成分一般在中心语之前。名词有格、数、领属等的变化；动词有肯定、否定、人称、数、时、态、式等的

变化；形容词有级的变化。构词方式一般有两种，词干加后缀构成新词，或由两个单词合成新词。因畜牧业发达，哈萨克语中畜牧业方面的词汇较为丰富。在与波斯语、阿拉伯语、俄语、汉语以及蒙古语等语言的接触过程中，哈萨克语借入了不少外来词。①通过以下词汇可以瞥见哈萨克语的借词来源十分广泛。

汉译	桌布	包子	寿命	隼	抽象的	集市	衣柜
哈萨克文	dastarqan	mänti	ghumur	larshın	abstrakt	järmenke	ishkap
借词来源	波斯语	汉语	阿拉伯语	蒙古语	英语	德语	俄语

哈萨克语有两大方言组，即北部和西部方言组、南部方言组。两大方言组之间的差别较小，主要表现在语音和词汇方面。①由以下表格的部分方言词汇可以瞥见哈萨克语方言的分组特点，其中方言的特征部分已标红。

西南方言	汉译	东北方言
tanglay	上颚	tangday
manglay	前额	mangday
tangla-	听	tängda-
öngle-	修理	öngde-
qonglan-	上膘	qongdan-
tenglik	平等	tengdik
angle-	窥伺	angda-

表格内容来源: 哈萨克语简志[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85: 194-195

在书写方面，历史上哈萨克语曾使用阿拉伯字母。1929年后，采用拉丁化文字。1938年起，改用西里尔字母。哈萨克文所使用的西里尔字母与俄文有所区别，共计42个，其中9个为哈萨克文所独有(元音字母五个Ә, І, Ө, У, Ү; 辅音字母四个Ғ, Һ, Қ, Ұ)。2017年哈萨克斯坦开始拉丁化字母改革。

3 哈萨克斯坦语言文字的历史进程

在历史上，哈萨克族的祖先曾先后使用过突厥文

(公元6-10世纪)或称鲁尼文和后期粟特文(5世纪-15世纪)。此时期的如尼文在文字系统的设计上突出元音和谐规律的严整性,这与后世的哈萨克文字,尤其是下文中将提及的以波斯文为基础扩展改进而来的哈萨克文“老文字”在文字设计思路上具有一脉相承的特点,均重视哈萨克语的元音和谐规律。例如在字母方面,为了保持元音和谐规律不被破坏,如尼文当中有两套对立的辅音字母存在: B1 (𐰇) - B2 (𐰆), D1 (𐰣) - D2 (𐰢), G1 (𐰨) - G2 (𐰩), K(K1) (𐰪) - Q(K2) (𐰫), L1 (𐰬) - L2 (𐰭), N1 (𐰮) - N2 (𐰯), R1 (𐰲) - R2 (𐰳), S1 (𐰴) - S2 (𐰵), T1 (𐰷) - T2 (𐰸), Y1 (𐰺) - Y2 (𐰻)。虽然哈萨克斯坦的西里尔文字当中由于受俄文字母影响,没有类似如尼文字的两套辅音系统存在,但是异曲同工的一点是哈萨克斯坦西里尔文字当中存在俄文字母不存在的一套字母来和后元音做区别。也即前元音字母: Ө, І, Ө, Ү; 后元音字母: А, Ы, О, Ү。这种在选用和改进字母来体现和保持元音和谐规律的做法同样也体现在中国新疆地区哈萨克族使用的“老文字”当中,在这套阿拉伯字母系统当中,存在独特的“𐰇” (Dæjekje) 软音符号用来体现前元音的属性。与之搭配的规则另外还有“ه, ك, گ”字母出现的词语当中省略软音符号,因为词语受以上字母的约束而呈现出前元音和谐属性,这样的规定正好再次对应了上文提及的如尼文当中的两套辅音系统当中的前元音组 G1 (𐰨) 和 K(K1) (𐰪)。综上所述,如尼文字虽然已经是“死文字”不在使用,但其字母设计思路为后续哈萨克文字的发展起到了奠基的作用,后世的文字改革者虽然不懂如尼文,但却在借用其他文明的字母时却能不约而同的在设计文字过程当中考虑和保留哈萨克语的元音和谐规律。

皈依伊斯兰教后,8世纪起,逐渐改用阿拉伯字母拼写自己的语言。这一阿拉伯字母其实是在波斯文的基础上,新增了四个波斯文字母: پ (P) چ (Ch) گ (G) ژ (Zh), 再通过对作为中亚突厥语诸民族字母之母的察合台文字进一步改进,删除了多余的不符合哈萨克语特点的字母: س (Sε) ص (Sad) ض (Zad) ط (Twai), ظ (Zwai), 改进得到的字母表。19世纪起,现今中国新疆哈萨克族仍旧在使用的,经过以波斯文字母为基础,作为改进的察合台文的哈萨克文出现,在中国新疆地区被俗称为“老文字”(төтеш)或“老哈萨克文”(көне әріпше)(其字母表见附录一)。这套哈萨克字母表经过改进具有了哈萨克语的突出特点,如外来借词中使用: ف (F) چ (Ch) ز (V) ه (H) 字母,

另外通过软音符号等来区分前后元音和谐等特点。以上特点对比具有相似特点的中国新疆地区通行的维吾尔文和柯尔克孜文时,更具有其字母设计的独特性。1965-1982年中国新疆地区哈萨克族曾一度并用过以拉丁字母(汉语拼音)为基础的“新文字”(жаңа әріпше)(其字母表见附录二)。哈萨克斯坦的哈萨克人在1929年以前使用阿拉伯字母拼写自己的语言,1929年以后采用拉丁字母(其字母表见附录三和四),在拉丁化改革的过程当中,透过不同历史时期哈萨克拉丁字母表的演变修订,可以看到逐步接近西里尔文字(俄文)的过程,其中这一时期的Ө, І, Ө, Ү, Н字母继承至哈萨克斯坦西里尔文字母当中。20世纪20-30年代的哈萨克拉丁字母亦对后世的哈萨克字母的改革产生了影响,如中国新疆地区使用的新文字当中即可看到借鉴之前20世纪20-30年哈萨克斯坦拉丁字母的Ө, І, Ө, Қ字母。1940年改用以西里尔字母为基础创制的文字(其字母表见附录五)。(3)

4 哈萨克斯坦语言文字改革的历程

哈萨克斯坦前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于2017年10月26日颁布《关于哈萨克文字母从西里尔字母转换为拉丁字母规范的第569号总统令》。(Қазақстан Республикасы Президентінің 2017 жылғы 26 қазандағы №569 Жарлығы)是为哈萨克斯坦语言文字改革的先声。该版本的字母表首先在直观视觉上体现出的归属感上,由于采用了分隔符(‘)的设计,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与哈萨克斯坦接壤且同样采用分隔符(`)(tutuq belgisi)设计的乌兹别克斯坦(O‘zbekiston)和卡拉卡尔帕克斯坦(Qaraqalpaqstan)的拉丁字母。而在中亚历史上,哈萨克-乌兹别克-卡拉卡尔帕克之间的民族语言与文化的纽带也是紧密相关的,采取类似邻国的字母方案也许有着推动区域一体化的深层次考虑。这条字母当中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将原本的西里尔哈萨克文当中的X和h字母合并为统一的拉丁字母H。这其中的考量是哈萨克语当中不存在像维吾尔语等亲属语言当中的纯粹的喉音h,基本上发h的音都会发X的发音,而在实际的口语当中亦存在将X读作K的情况。这一改变追溯至中古突厥语时代也是存在争议的,如马赫穆德·喀什噶里的《突厥语大词典》当中即有记述喉音原本就是不存在于任何突厥语当中的。(4)

№	Жазылуы	Дыбысталуды	№	Жазылуы	Дыбысталуды
1	A a	[a]	17	N' n'	[n], [nr]
2	A' a'	[ə]	18	O o	[o]
3	B b	[b]	19	O' o'	[o]
4	D d	[d]	20	P p	[p]
5	E e	[e]	21	Q q	[k]
6	F f	[f]	22	R r	[r]
7	G g	[r]	23	S s	[c]
8	G' g'	[ɣ]	24	S' s'	[w]
9	H h	[x], [h]	25	C' c'	[ç]
10	I i	[i]	26	T t	[t]
11	I' i'	[i], [ĩ]	27	U u	[y]
12	J j	[ʒ]	28	U' u'	[y]
13	K k	[k]	29	V v	[v]
14	L l	[l]	30	Y y	[ɣ]
15	M m	[m]	31	Y' y'	[y]
16	N n	[n]	32	Z z	[z]

2017 版哈萨克斯坦新文字（569 号总统令）

哈萨克斯坦前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于 2018 年 2 月 19 日签署第 637 号总统令(Қ а з а қ с т а н Р е с п у б л и к а с ы П р е з и д е н т і н і ң 2 0 1 8 ж ы л ғ ы 1 9 а қ п а н д а ғ ы № 6 3 7 Ж а р л ы ғ ы), 批准对 2017 年 10 月 26 日颁布的《关于哈萨克文从西里尔字母转换为拉丁字母规范的第 569 号总统令》进行修改。该版本较之上一版本对分隔符（'）采取了移至字母顶的设计，同时采用了两个双拼字母 Sh 和 Ch。这一点也成为日后遭受争议的部分。

№	Жазылуы	Дыбысталуды	№	Жазылуы	Дыбысталуды
1	A a	[a]	17	N' n'	[n]
2	A' á	[ə]	18	O o	[o]
3	B b	[b]	19	O' ó	[o]
4	D d	[d]	20	P p	[p]
5	E e	[e]	21	Q q	[k]
6	F f	[f]	22	R r	[r]
7	G g	[r]	23	S s	[c]
8	G' g'	[ɣ]	24	T t	[t]
9	H h	[x], [h]	25	U u	[y]
10	I i	[i]	26	U' ú	[y]
11	I' i'	[i], [ĩ]	27	V v	[v]
12	J j	[ʒ]	28	Y y	[ɣ]
13	K k	[k]	29	Y' ý	[y]
14	L l	[l]	30	Z z	[z]
15	M m	[m]	31	Sh sh	[ʃ]
16	N n	[n]	32	Ch ch	[tʃ]

2018 版哈萨克斯坦新文字（637 号总统令）

2021 年 1 月 28 日哈萨克斯坦政府公布改进版哈萨克文拉丁字母表。（哈通社，2021）在这一版本中，由于采用了土耳其字母风格的设计方案，因此在整体上十分接近土耳其字母，但是在窄元音字母 ы 和 и 的选择上则与土耳其文字明显不同。土耳其字母采用 İ 和 i 的

方式体现元音和谐规律的特点。2021 版本当中哈萨克文则将 İ 用于表示西里尔文字当中的 Ӏ 和 И 字母，ı 则表示西里尔文字当中的 и 字母。而对于土耳其字母中 İ 原本发挥的作用则采用俄文转写规则当中 Y 字母表示西里尔文字当中的 Ы 字母。可以看出这套字母表结合了土耳其字母和俄文拉丁转写的规则。这种拉丁化改进趋向于接近土耳其文字的倾向同样见于哈萨克斯坦的邻国乌兹别克斯坦的拉丁字母改进过程。（见附录六）这种泛突厥的倾向不仅体现在文字上，更体现在谋求政治经济文化一体化的层面，如 2009 年 10 月成立的突厥国家组织。这种泛突厥的危险倾向曾经在苏联的 20 世纪 20-30 年代影响了原苏联国内的诸突厥语言的拉丁化，这种泛突厥拉丁化的危险倾向也在 20 世纪 40 年代斯大林时代得到了纠正，并使得苏联境内的诸突厥语民族的文字采取了与苏联国内主要民族俄罗斯族使用的西里尔字母相一致的字母体系。我国也于新中国成立以后陆续为各少数民族创制或改进了民族文字，并与我国的汉语拼音方案采取了一致的拉丁字母体系，起到了民族团结的有益作用。因此，哈萨克斯坦改革拉丁字母的趋势也是值得我国警惕的问题之一，也应当在推进“一带一路”的过程当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关注。

№	латынша	қырғише	әріпін атауы	№	латынша	қырғише	әріпін атауы
1	A a	А а	а	18	O o	О о	о
2	Ä ä	Ә ә	ә	19	O' o'	Ө ө	ө
3	B b	Б б	б	20	P p	П п	п
4	D d	Д д	д	21	Q q	Қ қ	қ
5	E e	Е е	е	22	R r	Р р	р
6	F f	Ф ф	ф	23	S s	С с	с
7	G g	Г г	ғ	24	S' s'	Ш ш	ш
8	G' g'	Ғ ғ	ғ	25	T t	Т т	т
9	H h	Х х, Н н	һ	26	U u	У у	у
10	I i	Й й, И и	і	27	V v	Ү ү	ү
11	J j	І і	і	28	U' u'	Ү ү	ү
12	K k	К к	к	29	V' v'	Ү ү	ү
13	L l	Л л	л	30	Y y	Ы ы	ы
14	M m	М м	м	31	Z z	З з	з
15	N n	Н н	н				
16	D' d'	Ң ң	ң				

2021 版哈萨克斯坦新文字

突厥国家组织突厥世界通用字母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于 2024 年 9 月 9 日至 11 日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会上突厥世界通用字母委员会通过了 34 个拉丁字母表的提案获一致通过，今后将报送突厥语国家各国议会审议讨论并由政府层面推进。哈萨克斯坦国际通讯社 (Kazinform) 和哈萨克斯坦 24Kz 电视台对此进行了报道，哈萨克斯坦后续的拉丁化改革由于是最新的拉丁化字母改革，将可能受到此套字母表的影响。因为哈萨克斯坦自苏联取得独立以来就一直致力于成为突厥世界的通用语言。

这套字母表照顾到了原苏联境内突厥语民族使用西里尔文字的客观现实，因此存在拉丁和西里尔两套字

母。而今的由原苏联独立而来的经过拉丁化改革的突厥语国家均存在拉丁字母和西里尔字母并用的局面。这套字母表与哈萨克斯坦目前使用的西里尔字母表对比可以发现仅多了一个表示(З)的字母。可以与哈萨克语完美适配。

Aa(Аа)	Әә(Ää)(Әә)	Bb(Бб)	Cc(Дж)
Çç(Чч)	Dd(Дд)	Ee(Ее)	Ff(Фф)
Gg(Гг)	Ğğ(Ғғ)	Hh(Нн)	Xx(Хх)
Ii(Ыы)	İi(Ии)	Jj(Жж)	Kk(Кк)
Qq(Ққ, Ққ)	Ll(Лл)	Mm(Мм)	Nn(Нн)
Ññ(Ңң)	Oo(Оо)	Öö(Өө)	Pp(Пп)
Rr(Рр)	Ss(Сс)	Şş(Шш)	Tt(Тт)
Uu(Уу)	Üü(Үү)	Vv(Вв)	Ww(Уу)
Yy(Йй)	Zz(Зз)		

2024 版突厥世界通用字母表

5 哈萨克斯坦语言文字改革的建议

到目前为止的 2021 版哈萨克斯坦新文字当中缺失 C, X, W 三个字母。原本按照通常转写的 W (У) 却舍弃原本存在的 W 字母不用, 采用了用 U 字母表示 W (У), 对 U (У) 字母的空缺采取新造字母 Ū 的做法。这一做法不仅容易导致混淆 U 和 W, 而且额外新造字母带来输入更加繁琐的新问题。但是这套字母的特色是体现哈萨克语发音当中存在 W 化的特点, 即发音圆唇元音 U 或 O 时, 口语实际发音为 Wu 和 Wo, 以下列表格为例。

汉译	文字书写	实际发音
雪鸡	Ular	Wular
羞耻	Uyat	Wuyat
乌拉尔	Oral	Woral
思绪	Oy	Woy

笔者认为也可采取 V 同时代表 V (B) 和 W (У) 的做法, 涉及前元音和谐时搭配 V 字母, 而遇到后元音和谐时采用 W 字母, 这样也是参考了乌兹别克文拉丁字母不同元音字母在搭配不同辅音字母时发音不同的做法, 如字母 a/i/o' /u 搭配 k/g/e 时读ε/i/ø/y 这四个国际音标, a/i/o/o' /u 搭配 q/g' 时读 a/i/ɔ/o/u 这五个国际音标。

文字书写	实际发音
ka/ke/ki/ko'/ku	kε/ke/ki/kø/ky
ak/ek/ik/o'k/uk	εk/ek/ik/øk/yk
ga/ge/gi/go'/gu	gε/ge/gi/gø/gy
qa/qe/qi/qo'/qu	qε/qe/qi/qø/qu
aq/eq/iq/oq'o'q/uk	aq/eq/iq/ɔq/oq/uq
g'a/g'e/g'i/g'o'/g'u	γa/γe/γi/γɔ/γo/γu

这样也继承了老哈萨克文乃至古代元音和谐规律的作用, 同样可以体现哈萨克语的发音特点。实际写法见下表。

汉译	前元音搭配	后元音搭配	汉译
声音	även	awyl	阿吾勒, 游牧村
麻烦	ävre	awyr	沉重

笔者认为 C 和 X 与其剔除, 不如充分利用原有 26 个英文字母, 用 C 或 X 字母表示Ş (Ш/Ч), 如此一来即可体现哈萨克语的发音特点, 也可以减少一个新造字母Ş, 减少字母的繁琐程度。根据乌兹别克文拉丁字母至今进行过五次改进的历史经验来看, 哈萨克斯坦新文字仍有进一步改进完善的空间。

西里尔字母	2021 版拉丁字母	笔者建议采用的字母
У	U	W (搭配后元音和谐)
В	V	V (搭配前元音和谐)
У	Ū	U
Ш/Ч	Ş	X/C

6 结语

哈萨克语是一门年轻的语言, 目前哈萨克文拉丁化仍处于改革初期阶段, 对于哈萨克文拉丁化的改革对我国的文化安全亦有一定的影响, 因此我国应当本着友好合作的态度, 参与或为哈萨克斯坦拉丁化提出中国的方案, 体现中国特色的智慧。而由于目前国际博弈对哈萨克斯坦字母改革走向的影响, 哈萨克斯坦拉丁化改革的最终走向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

注释: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国情手册[M]. 杨亦鸣; 赵晓群. 商务印书馆. 2016: 131

杨波, 王天驹. 哈萨克斯坦语言规划 30 年: 成效与挑战[J]. 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 2022(02): 68-78+193

突厥语言学基础修订本[M]. 李增祥.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11: 203

突厥语大词典第一卷[M].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2: 8

附录: 不同时期的哈萨克文拉丁字母表

附录一: 哈萨克“老文字”字母表

国际音标	词尾写法	词首写法	词中写法	单独写法	字母顺序	国际音标	词尾写法	词首写法	词中写法	单独写法	字母顺序
o	o	-	o	o	18	a	a	-	a	a	1
ø	-	-	ø	ø	19	ä	-	ä	ä	ä	2
e	e	e	e	e	20	b	b	b	b	b	3
ɛ	-	-	ɛ	ɛ	21	v	v	v	v	v	4
ə	-	-	ə	ə	22	g	g	g	g	g	5
i	i	i	i	i	23	k	k	k	k	k	6
u	u	u	u	u	24	d	d	d	d	d	7
ɔ	-	-	ɔ	ɔ	25	e	e	e	e	e	8
y	-	-	y	y	26	q	q	q	q	q	9
f	f	f	f	f	27	g'	g'	g'	g'	g'	10
x	x	x	x	x	28	ɛ	ɛ	ɛ	ɛ	ɛ	11
h	-	-	h	h	29	k	k	k	k	k	12
ɟ	ɟ	ɟ	ɟ	ɟ	30	q	q	q	q	q	13
ʃ	ʃ	ʃ	ʃ	ʃ	31	l	l	l	l	l	14
ɔ	ɔ	ɔ	ɔ	ɔ	32	m	m	m	m	m	15
i	i	i	i	i	33	n	n	n	n	n	16
						ɟ	ɟ	ɟ	ɟ	ɟ	17

图源: 突厥语言学基础修订本[M]. 李增祥.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11: 82

附录二: 中国新疆哈萨克“新文字”字母表

[1]<https://e-history.kz>

[2]<https://www.6alash.kz/>

二、新闻报道：

[1]https://www.akorda.kz/kz/legal_acts/decrees/kazak-tili-alipbiin-kirillicadan-latyn-grafik-asyna-koshiru-turaly

[2]https://www.akorda.kz/kz/legal_acts/decrees/kazak-tili-alipbiin-kirillicadan-latyn-grafik-asyna-koshiru-turaly-kazakstan-respublikasy-pr ezidentinin-2017-zhylygy-26-kazandagy-569-zharlygy

[3]https://www.inform.kz/cn/article_a3159945

[4]https://www.inform.kz/cn/article_a3746526

三、期刊论文：

[1]杨波,王天驹. 哈萨克斯坦语言规划 30 年：成效与挑战[J]. 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2022(02): 68-78+193

[2]刘正江,江秋丽. 乌兹别克语文字拉丁化评析[J]. 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50(05): 40-47. DOI: 10.13568j.cnki.issn1000-2820.2022.05.005

四、专著

[1]“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国情手册[M]. 杨亦鸣; 赵晓群. 上海: 商务印书馆. 2016

[2]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M]. 耿世民. 北京: 中央民族

大学出版社. 2005

[3]突厥语言学基础修订本[M]. 李增祥.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11

[4]哈萨克语简志[M]. 耿世民.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85

[5]麻赫默德·喀什噶里. 突厥语大词典第一卷.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2

五、外文参考资料：

[1]Dictionary of the Turkic Languages[M]. Kurtuluş Öztopçu 等主编.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1999

[2]哈萨克-吉尔吉斯新文字. 莫斯科. 1924

[3]扫盲系列书籍. 哈萨克斯坦出版社. 1931

[4]哈汉辞典[M]. 努尔别克·阿布肯. 哈萨克斯坦凯纳尔大学. 2010

作者简介：木拉迪力·木拉提（1992），男，哈萨克族，新疆阿勒泰，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民间文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哈萨克）

基金项目：2023 年度国家民委“一带一路”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伊犁师范大学哈萨克斯坦研究中心一般项目（项目编号 HSKSTYJ2023YB007）